

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徃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
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
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
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
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
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
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
厚賞之

劉向說苑卷第四

劉向說苑

卷五之八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向說苑卷第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

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
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
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
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
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
悃幅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
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
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異道之一行而得
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
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

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
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
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
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
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
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
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
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

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
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
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
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
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
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
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
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
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
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
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
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
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
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
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
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

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九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

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率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

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穀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况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傭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

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傭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背，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

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

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鳥鷖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舍始天之道也。臣昧死上

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爲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

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卻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

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珞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

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毋。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為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

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欲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佞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聞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湏臾之怒而聞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

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聞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為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闢，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聞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聞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椀。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

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
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
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麋而不忍又將能
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
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
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
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
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
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

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
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
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
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不聽自是
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
智氏

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
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
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
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

三年而智氏亡

卷五

劉向說苑卷第五

劉向說苑卷第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蜃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

三年而智氏亡

卷五

劉向說苑卷第五

劉向說苑卷第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蜃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

蛭蛭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蛭蛭巨虛。蛭蛭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蟹以走。蟹非性之愛。蛭蛭巨虛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蟹也。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

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

子者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
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
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
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
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
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
反其淵安其壤上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
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
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
入絲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絲上山中而封之以爲

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
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
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
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
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
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
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
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廩者不受也言盡而
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

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
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
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
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
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
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
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
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
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
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
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
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
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
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
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傅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
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爲不
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

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梁肉士民兵
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
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
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
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
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
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
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
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

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
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
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
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
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
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
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
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
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

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厲吞炭為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

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
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

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試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

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

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去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

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
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
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
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
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
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
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
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
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

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
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
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
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嘆曰
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
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
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
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爲梁吳
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

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
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
衛倣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
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
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
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
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
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
田也以盍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邗得穀百

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
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
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
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
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
人而得之在於外倣之也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不勝及即
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歆為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
為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鞭扶織織

怒獸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弒靈公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劉向說苑卷第六

劉向說苑卷第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

怒獸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劉向說苑卷第六

劉向說苑卷第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

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

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阢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

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舛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可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已，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辯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白不如吾也；百已，則疵。」